

蓝药师 © 著

东城西咎

[下]



团结出版社

东城西咎 [下]

蓝药师 著

本小说纯属虚构，请不要对号入座

团结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东
城
·
西
咎
·
[下]

- [第51章] 东国蓝衣女 /265
- [第52章] 李鹰入套 /273
- [第53章] 王者归来 /284
- [第54章] 凤舞九天 /291
- [第55章] 雪里的姐姐 /302
- [第56章] 一无所有 /311
- [第57章] 七爷南下 /317
- [第58章] 游戏规则 /322
- [第59章] 再拜观音 /329
- [第60章] 一战华都 /337
- [第61章] 大海茫茫 /346
- [第62章] 开山大捷 /362
- [第63章] 赌局放大 /366
- [第64章] 梦幻东国 /375
- [第65章] 花船之巅 /384
- [第66章] 地狱女神 /393
- [第67章] 罂粟无声 /401
- [第68章] 谁是抗手 /406
- [第69章] 最后的阴谋 /417
- [第70章] 荒岛漂流记 /425
- [第71章] 重返人间 /435
- [第72章] 年的味道 /442

目 录

Contents

- [第73章] 拜年 /446
- [第74章] 光影之下 /450
- [第75章] 落花有意 /454
- [第76章] 龙腾方略 /459
- [第77章] 海外兵团 /465
- [第78章] 同归于尽 /472
- [第79章] 飓风过岗 /479
- [第80章] 诸神的黄昏 /485
- [第81章] 老林之劫 /493
- [第82章] 妖仙双劫 /500
- [第83章] 尘归尘、土归土 /508
- [第84章] 甘为人师 /515
- [番外] 庄生梦蝶 /517

·
东 城 · 西 咎
·

[下]

[第51章] 东国蓝衣女

一夜无眠，想着李鹰，想着张小盛，又想着杨二兵。

杨二兵结婚对我的刺激最大，是他让我又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寂寞，就像窗外连绵的雨丝。

张小盛最让我头疼，“欢场无真爱，却多痴情债”是这行最古老的魔咒，他和素素能否打破这魔咒？

至于李鹰动用黑道，对于我来说反而是最好接受的事情，人在江湖，本来就应该这样，但理解归理解，身在其中，还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刚刚莫名其妙地捡了个老林高手，或许我已经成了残废，或者被赶出了东城。我望着楼下的车水马龙，看着桌上阿楚献媚地捧出的煲了六个小时的鸡汤，第一次感觉到，在这个五星级酒店高层的位置上，浮华背后，是怎样一个烫手的山芋。我不过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龙套，一个高级点的打工仔，卫哥白手起家，成为浅水龙头，经历过怎样的惊涛骇浪？京都七爷呢，是安安逸逸地就拥有了庆延山庄，拥有了巨星雪儿？要想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或许做个普通人，也没有那么糟糕，虽没有美女跪着伺候你，但还有一双勤劳的手；虽不能享受到帝王级的前拥后护，也不会有群笑容可掬的狼，随时准备咬你的脖子。泱泱五千年，多少帝王将相，又有多少开心长寿的？倒是西南一些鸟不拉屎的地方，动不动就一窝一窝地出着百岁老人，如何取舍，我好像也要好好思量一下。

窗外一看，雨下得正急，天公并不作美，但屋丽楼下仍然车水马龙，人真是个卑

微可怜的动物，说白了都在为欲望打着工，有欲望，人就会痛苦，但没欲望，人就会无聊，矛盾啊。

东城的欢场从来不缺生意，我分析了一下原因，一是男人的本能，这毋庸置疑，男人口袋有点钱，腰杆以下不会闲。二是，或许，我只是猜想，比起痛苦人更加无法忍受无聊，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

“卖糖啊！卖糖啊！正宗的东国优质良品。”天亮了，雨停了，小巷有个朴素的姑娘在卖糖，大大的眼睛，挺柔和的感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她的小巧明媚把雨都弄停了，这姑娘真会做生意，大清晨的，城管还没上班，刚下班的囡囡们又最喜欢吃零食了。

我正准备叫阿楚去买点回来尝尝味道，发现她已经到了巷子口，笑得没心没肺，已经在讨价还价了。

走出家门，看见了牛仔，非常让我痛苦的是，他居然在挑水，鬼知道他从哪里淘来了两只巨大的铁桶，从一楼接了两桶自来水，单凭臂力拿着上四楼了，所有保安都面面相觑，只是被他打怕了，没敢说话。他走的是楼梯，也没有碰到几个下班的囡囡。

我皱眉道：“在这里练功啊？去外边的广场嘛。”

牛仔道：“江磊哥，你也起得这么早哩，俺不是练功，俺是挑点水冲茅房。”

我道：“冲厕所，冲厕所要挑水吗？”

牛仔道：“江磊哥，我也奇怪了，为嘛茅房里没有水缸，茅房也不臭呢？俺山上的厕所都是俺们师兄弟天天从山下挑泉水来冲的，都没有这么干净啊。”

我结巴了，道：“你——想做什么？”

牛仔道：“江磊哥，不用表扬俺，都是俺应该做的，昨天晚上俺已经买了大水缸放在厕所里了，你跟俺来。”

他举着两大铁桶水，满脸骄傲地走在四楼过道上，直接走进了培训室边的公共厕所，一进厕所，一个巨大的水缸摆在角落里。

牛仔道：“哥，那水龙头放水太慢了，俺的桶也放不到这个小盆子里去，一楼那个总闸水龙头大些，俺觉得还是直接挑水快，呵呵，呵呵。”

我苦笑道：“呵呵，呵呵，五星级酒店摆水缸，有创意，有创意，你有多少年没有下山了？”

牛仔道：“十年啊，咋的？”

我用脚踢了一下自动冲水的按钮，牛仔目瞪口呆。

“发什么呆，快把这傻瓜水缸搬下去。放这里像什么样子？”

牛仔一声惊叫：“娘耶，这东西太好用了，老林三皇寨怎么不安呢？”

我瞪了他一眼，他见我生气了，道：“领导生气了，俺，俺这就搬，没关系，俺有力气，俺把这六个水缸都搬走中不中？”

“什么？六个水缸？”

“娘耶，早知道就不买这么多了，每楼的男茅房，俺都放了啊。”

上午十一点，正在跟西蒙讨论素素妖精配对的细节，东东在外边一声尖叫，一群在培训室闲聊的囡囡发出了整齐的惊呼声：“李鹰？！李鹰？！李鹰部长回来了。”

李鹰夹着根黄鹤楼香烟，一脸镇静地踏入了培训室，道：“江部长，李鹰前来报到。”

我热情地握住了他的手，心想，看我怎么搞死你，道：“欢迎啊，欢迎我们培训部的元老，重归我们的大队伍。对了，你沐足店那边怎么样了？那边的技师虽然丑了点，但她们也离不开你啊。”

李鹰一愣，打了两个哈哈，道：“我这次回来是配合江部长做事的。对了，你那个老林高手怎么样了，伤好了吗？”

我说：“还好，以他的功夫，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

李鹰击掌道：“对啊，对啊，我昨天就跟毛老板报告了。毛老板很高兴，我跟他讲，这次江磊可是为屋丽捡了一个人才啊，用来保护毛老板，那是最好不过的。江老弟，毛老板不容易啊，说得好听，黑白两道都有很多朋友，换句话说就是，黑白两道也有很多仇人。我们做下面人的，应该处处为老板着想，我就把牛仔推荐给卫哥了。”

我呵呵笑着，没有回答。这家伙，摆明了还准备搞事的，他毕竟是东城酒店业的地头蛇，三教九流的人认识得多，如果把那傻牛仔掉走了，我还真有些危险。我找谁保护？张小盛倒会点三脚猫功夫，但特长基本在跑上，必须设个套，让李鹰钻了。

毛老板来到了酒店，先说了些精诚团结的话，让我和李鹰握了下手，对牛仔赞不绝口，当场任命他为保安队长。

李鹰道：“江磊，你看毛老板这么惜才，我们就不要挡着牛仔的前途了，让他跟着毛老板，保护毛老板吧！”

我道：“卫哥，我早就有这个打算了，只是李鹰也知道，我昨天刚巧碰到了李兄的仇家，北东四哥的人，我气不过帮李兄教训了一下他们，听说北东帮在东城人挺多

的，毛老板，我还是想找你借牛仔用几天。”

毛老板道：“四哥？他是什么东西？浅水什么时候轮到他讲话了？李鹰，你去处理一下。”

李鹰道：“江老弟放心，这帮人我已经让派出所处理，北东四哥，现在已经在拘留所出不来了，江老弟你用不着害怕。”说完对着我眨了眨眼睛。

我道：“谨慎点总是好的，卫哥，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胆子自然是小的。北东四哥不抓进去还好，抓进去了，他的党羽或者其他镇的北东帮不会都坐视不理吧，万一要报复，我就完蛋了。当然，他们的经济条件、人脉都不足以同卫哥抗衡，可是，明枪易夺，暗箭难防，如果他手下有两个头脑简单讲义气之人，又喝了点烧酒，晚上偷偷摸摸捅我一刀，然后跑路回北东怎么办？这事在东城不少见吧。我出了事是小，耽误了花会事大啊。”

毛老板沉思了会道：“嗯，江磊考虑的也对，这样吧，牛仔你就先带在身边吧。”

我道：“还有一点，这个牛仔身手确实过得去，但是，他是一个纯净水级别的乡巴佬。昨天，他，他，他居然给屋丽每个厕所买了一个水缸，说好冲水。”

牛仔很羞涩地低头挠着他相当缺乏的头发，几个见到水缸的囡囡哈哈大笑，我道：“这样的人确实缺少调教，我带在身边没有问题，但卫哥要带着，经常见些达官贵人的，我怕闹出些笑话，丢了卫哥的面子。”

卫哥使劲点点头：“江磊能处处为花会着想，为老板着想，是个好员工。对了，今天你就要确定东城四大酒店的初步名单了，今天晚上可以集合她们开个会，京都七爷已经来了电话，东国那边有了一些消息。”

我道：“这么急？确定了比赛规则和比赛人数吗？”

卫哥道：比赛规则还不知道，渡边他们要花会前二十天才给方案，说是由瑞国的一个什么学院制定，突击比赛，才能体现各酒店的实力。但，七爷通过秘密部门弄到了参赛人数，每个代表队不能超过十五人，这对我们很不利。因为七爷已经决定派八人参赛了，留给我们东城的只有七席。”

李鹰道：“瑞国里诚兵酒店管理学院，她们办的《酒店服务推荐》是欧美高端最信任的内刊，嗯，东城四大酒店，七席，人员有点紧张啊。”

卫哥道：“还有一点，要尽力照顾四大酒店的平衡，都是一个圈子的，我好不容易弄了个联盟，但联盟很松散，关系也很复杂。如果屋丽人太多，其他店人太少，以后我很难说话，这个松散的联盟也会消散。”

李鹰道：“我来组合资源吧，这个圈子我熟。”

卫哥道：“人员组合由江磊来办，你协助训练，”

我给出了我的腹稿：“卫哥，这样的话，就这七个人吧，何青、楚妖精、白素素、大唐盛世宫姐己、九五玉西京之星，虎波堂我不熟，让她们推荐一个，再加上复尊俱乐部的西施。”

卫哥道：“这样肯定不行，屋丽三席，另外三家加起来才三席，大家都有意见。而且跟这四家酒店的实力对比起来，这样的人员数量比例是明显失真的。屋丽顶多两人，最好那个西施就不要了，她就是含香吧，来屋丽帮过你的忙？她进来太麻烦，等于所有的东城酒店都可以派自己头牌来争一争，那又是一番大动作了。我的意思是四大场每店两个，到最后你们商量着淘汰一个。”

李鹰听到西施，脸黑了半边，皱眉道：“我也觉得这个西施就不要来了，她是不错，但她不是四大场的。”

我道：“西施必须到，卫哥，千军易买，一将难得。西施和何青都属于将级的，何青的气质或许还可以替代，但西施的体香是绝无仅有的。另外，我想带齐屋丽的三位，妖精、素素我已经着手让她们组合成双人配对了，全国这种花魁级别的囡囡基本都是单干的，一旦组合起来，绝对是独一无二的风景。我想，到时候我们也需要多种配备。这样也可以让节目更丰富一些。”

卫哥想了想，道：“屋丽三席绝对不行。我不好跟他们老板说话了。其他的，你看着办好了，卫哥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另外，培训师也要适当地加上一些其他酒店的人。”

这一下我痛苦了，何青、楚妖精、白素素，走哪个？我的第一反应是白素素，但我反复思考了两个小时，最后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淘汰何青！想到这，我拿水杯的手，都是颤抖的。

从逻辑上来讲，花魁只有一个，何青是有机会的，她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女人。但西施也会有机会得；另外虎波堂的首席还不知道是谁，说不定也是个王牌级的高人；更别忘了庆延山庄的五朵金花，尤其是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首席，罍粟。既然如此，屋丽干脆大度一些，把争夺花魁这最高的荣誉让给其他酒店，这样就算多派个人，卫哥也好讲话。而让楚妖精和白素素组合起来，成为一张特色牌，以这“妖仙绝配”的素质，应该不逊色于所有的双人。因为毕竟花魁、天后大多高傲无比，高傲的女人总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征服所有的雄性，这样的人多是不愿意和其他女人

一起分享男人的，全世界都应该如此。以我之上马，搏敌之中马，必胜！

还有一点很重要，但说出来有点难为情。白素素送给了我五万块钱，又都被我……我这人不高尚，我承认。

培训师名单，我决定就要李鹰、西蒙、果冻、九五玉的小五，还有复尊俱乐部黄总手下大将六指了，六指这人我在接西施时曾跟他有一面之缘，这个人很豪气，值得一交。而且他对囡囡的服装搭配有独特的造诣。更重要的是，这个教练组阵容，我基本上可以架空李鹰了。

屋丽四娘里，东东是李鹰的死党，虽然是香水专家，淘汰。翠翠无关紧要，只是会做人而已，一旦我和李鹰开战，她肯定是左右逢源的，淘汰。果冻和西蒙基本上已经成为了我的人，她们以前就和东东一伙有矛盾，现在已经被我收买。而且果冻的化妆技术、因“湿手门”下海的西蒙对训练狂热的态度，从技术层面也是我需要的。小五在，就基本上没李鹰什么事了，六指是复尊的人，当然也不会给李鹰什么好脸色。

国人搞内斗就是厉害，我很悲哀地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再看了看窗外，那街上骑自行车的大伯，可能就在琢磨着怎么搞人事斗争呢。没办法，这就叫环境，就叫酱缸，这就叫生存智慧和博大精深。

我把名单给卫哥看，卫哥看得一脸凝重，听我解释了半天，熟读历史的卫哥点了点头，道：“自古将帅相疑都没有什么好结果，既然我授权给你了，你放胆干吧。只是，这个名单——我真心希望你能大度点，李鹰绝对是个人才。”我尴尬地笑了笑。

晚上八点，天下无双的东城酒店业第一次吹响了集结号。

楚妖精、白素素、大唐盛世宫姐己、九五玉西京之星“甜妹”、虎波堂花魁净净雅雅的“琴王”、复尊俱乐部的西施“含香”聚集在了一起，在小五的强烈推荐下，九五玉还派出了一个叫“毒药”的绝色萝莉，技术好得像“坐地能吸土”的五十岁寡妇，我有言在先，这个人留队观察。

教练组也按我的配置要求，准时到位。除了“毒药”、“琴王”是新人，其他都是我的老部下，李鹰一见到名单，就脸色土白，找了个不舒服的借口，躲在角落里一声不吭。

不舒服是吧，小样，老子要的就是你不舒服。

毛老板致了开幕词，然后就是觥筹交错。“含香”给了我一个香吻，那感觉，全世界都是旋转的，小巧的西京之星“甜妹”，拿出根红带，轻轻地在舞池玩着高难度

动作，她是舞池的王后，据她说，配备音乐的自由体操这个领域，在亚洲，她没有对手。附带着舞厅内舞蹈这样低难度的东西，她基本无师自通。“毒药”挺安静，正在跟素素姐姐温柔地聊天，楚妖精最是交际之花，她穿着全套OL服装，黑色的高跟，透明的丝袜，陪着“干爹”四处敬酒。

突然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各位前辈！”虎波堂的那个净净雅雅的“琴王”身着旗袍，宛然一笑，犹如春天开放，“小女子给各位弹首曲子助兴如何？”

各位自然说好，虎波堂的工作人员已经拿过来一张古琴。那琴也平淡无奇，但在琴王皓腕下弹出来，众人都听呆了。其实包括我在内，场内的大多数人对音乐都是七窍通了六窍，可偏偏这旋律就怪到能直直地打进外行的心里。琴声停了，全场的目光都对着那弹琴女子的方向，琴王道：“献丑了。”含笑打了个万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众人醉兮。全场欢呼，掌声雷鸣。琴也醉人，人也醉人，人琴合一，孰能不醉？

突然我身后的牛仔大叫一声：“什么人，躲在这天花板上。再不出来，俺就要打你了啊。”

这一声，是如此洪亮，又是如此突兀，像一块巨石，突然投向平静的湖面，让所以人都觉得莫名其妙。

我们抬头看着天花板，除了灯光，什么都没有。我开始出汗，这呆子不是又发神经了吧。

牛仔仰头大叫：“你出来，俺听见你了，刚才有个叫好的声音是从楼顶传来的，俺知道你是女人，俺不打你。”

全场寂静。天花板是刚装修好不久的，平平整整，一览无遗。只有两个中水小榄买来大型吊灯，还是透明的，藏不了人。

“喂，你下不下来，你不下来，俺上去了。”

上面还是一片平静。一保安轻轻道：“气性（精神病之意）。”我出汗了，你多挑点水我都可以接受，这公共场合，你别丢人好吧。

卫哥脸都黑了。

牛仔道：“江磊哥，上面有个女人，我把她赶出来，中不中？”

我咬着嘴唇半天，道：“中，可是在哪啊？”

牛仔道：“砸坏了天花板，要不要我赔？”

我望了一下房顶，凶道：“如果有人自然不要你赔，如果没有，扣你半个月的工资。”

牛仔一脸轻松，拿起一条椅子，对着天花板一扔，天花板砸出了一个窟窿，奇迹

出现，上面超级狭窄的空间内，一个穿着深蓝色衣服的女子，戴着面纱，跳了下来。

全场惊呼，女子疯狂逃窜，速度之快，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几个保安去拦她，连衣袖都没有碰到。牛仔道：“想跑，没那么容易。”几个大步，冲了过去。

牛仔跟我说，轻功是骗人的，但他每天挑着水跑二十多公里的山路，身体确实比不会功夫的轻快很多，让他利用冲力，爬上个五米多高的墙壁，他有时能做到有时做不到。很快牛仔就追到了女子的前面，两人一交手，那女子就处于明显下风。十来秒后，那女子的面纱被夺了下来。

我觉得面熟，定睛一看，居然是今天早晨在巷子口卖东国糖果的那位小姑娘。牛仔已经抓住小姑娘的一只手，突然硬生生地倒在地上，小姑娘大叫一声，飞一般地离开了。

几个保安再也没人拦得住他。

全场震惊，我走过去扶起牛仔，牛仔的胸前中了一个六角型的飞镖，伤得倒是不重。我问道：“这是什么武器？”

牛仔看了一下，摇了摇头。几秒后，翻着白眼倒在地上。难道有毒？

我们迅速把牛仔带到了医院，果然有毒，但在现代医学面前，问题并不大，只是也让卫哥找来的几个主任医师忙了三个多小时。齐哥走了进来，拿着这六角飞镖思考了很久，道：“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怪武器，我马上去叫教我武术史的蔡教授过来辨认一下，他对这个最感兴趣。”

蔡教授兴趣所在，很快来了东城，一看道：“咦，忍术？这个不是飞镖，叫手里剑，是东国忍者最常备的武器。怎么可能在东城的大酒店里出现东国忍者？”

齐哥道：“老师，你不是说东国忍术已经失传了吗？”

蔡教授道：“这个说来就话长了，今天太晚了，我们明天再聊吧。”

回到屋丽，阿楚正在抓蚂蚁，抓一只蚂蚁就掐死一只蚂蚁。我没有理她，洗完澡后，我在想，东国人一向团结。央国呢？包括我在内，还在内斗，我该不该挖坑解决李鹰？算了吧，我不解决他，他就会来解决我了。因为当了个培训室的头，我的薪水翻了多少倍？在巨大利益面前，没有仁慈可讲。在解决东国人之前，我必须解决李鹰，我知道这是央国人的劣根性，但没有办法，老子就是央国人。

想着想着睡着了，醒来后阿楚居然还在荼毒生灵。我道：“阿楚，这蚂蚁怎么得罪你了。”

阿楚道：“啊，江公子啊，这蚂蚁太可恶了，吃了我这么多糖，腰还那么细。”

无语，这女人的嫉妒啊。

[第52章]

李鹰人套

蔡教授道：“确实，东国忍者源远流长，与央国也有很深的渊源。忍者的雏形是央国的类似于情报部门的间谍，专门窃取情报同时兼有暗杀职能，多于夜间出没，均穿黑衣。唐朝时被引入东国，其职能基本没变，最主要的作用仍然是情报的窃取和个别刺杀行动。”

齐哥道：“老师，我听说这个来屋丽的忍者穿的是深蓝色衣服，是历史流变太久产生的变化吗？”

蔡教授点头道：“在历史的流变里，所有的东西都会有变化。即使是现在的老林寺老林拳，跟古谱相比也多有改变。但身着蓝色衣服却是另有原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东国忍者虽然流派众多，但几乎都着黑衫，只有一个派别例外，就是被称作最后的原汁隐术大成者，伊贺蓝衣流。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袭击屋丽的女孩，应该是蓝衣流的高手。”

李鹰皱眉道：“伊贺？我去过，那里离东国渡边的少女工厂不远啊。确实，那里有很多忍者，我还去它的隐者村玩过。”

蔡教授笑道：“东国忍者历史上就集中在三重县西北部的伊贺、滋贺县南部的甲贺两个地方。战国时期，东国竞争很激烈。这两个地方离京都很近，地势都属于重山险阻围绕的封闭小盆地。虽然贫瘠，但是在战略上的位置却是十分重要：它们离东国的中央近畿地带太近了，又对着京都居高临下，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国时代，伊

贺与甲贺的弹丸之地上先后崛起了六十多家土豪，每家的最大兵力不超过50个人，按央国的算法他们充其量就是小股的土匪武装而已，可这些土豪的背后往往是几个敌对的将军或者大名。所以地盘虽小，这里的竞争却是超乎外人想象的激烈。大名们彼此虚情假意地结盟，暗中互相刺探，一旦抓住机会就予以对手无情的打击。这两块充满了残忍、狡诈的血腥山地逐渐演化成忍术发展的大本营。伊贺跟甲贺的忍者在上百年仇杀中，不断总结隐藏与暗杀的经验，编出了一本忍者的修炼宝典——《万川集海》。虽然流派不同，忍者们修炼的经典都是《万川集海》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教导忍者如何施行忍术的一切理论基础与技能指导。”

蔡教授望着天花板，停顿了一下对李鹰道：“不过你见到的忍者基本是假的，东国忍术九成以上都已经失传了，没失传的也不可能在舞台上表演。现在的所谓的忍者村，基本都是东国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而设置的。只有一家除外，伊贺蓝衣流。”

齐哥望着天花板的窟窿道：“很神秘的样子，这个流派很能打吗？”

蔡教授轻抚着他的爱徒，道：“你马上要去央体攻读武术博士了，你是四岁练武吧？传统武术练到你这样的，也算凤毛麟角了。如果单打独斗，你不惧蓝衣流所有高手。问题是如果你真的和他们作对，你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根本不可能给你光明正大决斗的机会。他们修炼的是刺杀之术，是阴影里的武者。”

齐哥爬上三角梯，一脸凝重地望着天花板上狭窄的空间，没法想象，一个娇气的女孩子是如何蜷缩在缺光缺氧的方寸之地，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的。

蔡教授耍玩着“手里剑”道：“能躲在这小窟窿里并不奇怪，忍者一辈子练的就是人与环境的天人合一。忍者的思想源于《孙子兵法》，善守着隐于九地之下。其九字箴言‘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则来源于古代的道家典籍《抱朴子》，是道家隐逸的书籍。先隐而后杀，不求闻达，只求必杀，就是他们的武学要旨。”

我听得十分惭愧，《孙子兵法》和《抱朴子》我都看过，没有领悟到任何武术诀窍，就觉得它们做枕头太硬。看来苹果确实要砸对地方，砸到牛顿有效，砸到我就把它吃了。

蔡教授道：“这个蓝衣流的创始人，却是个央国人，名字和生平都已不可考。只知道此人在明朝时是个武官，明朝灭亡后不肯降清，东渡到东国，后改名为服部佐大夫。在东国以卖草药为生，后因缘巧合，娶了东国三大忍者之一，‘果心居士’家的后人，将中原武学和东国忍术柔和成了一门特有的功法。他的弟子多是流

亡过去的东国人，也有一些东国、金国的底层民众，为了生存，其中不少弟子投靠了伊贺的土豪。当时东国战争极为激烈，迫切需要情报，可是所谓正统的东国武士是不会去从事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的，正统的东国武术只适合两个人互相约定站好了砍对方的脑袋，就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东国剑道练习的方式，伊贺、甲贺是山区，那些窃取情报、山中伏击、在各种地形下进行的不拘一格的战斗不适合‘武士道’的发挥。于是给了忍者发挥的舞台，但也导致了忍者的大量伤亡，为了补充血液，这位明朝遗臣后来叫服部佐大夫的弟子被大量录用，在战斗中大放异彩。因战绩突出，服部佐大夫也渐渐被东国忍者界所承认，因其素喜蓝袍，卖药为生，又常常面朝大海，远眺故土，自称‘天涯沦落人’，被东国忍者界称为‘天涯蓝药师’，这就是如今蓝衣流的渊源，但当时还没有蓝衣流这个名字，他的弟子入乡随俗，杀人放火时穿的也是黑衣。”

蔡教授、齐哥和我都看了一眼远方，对“天涯蓝药师”的生平充满向往。

蔡教授道：“说来也是怪事，‘天涯蓝药师’在时，他的弟子是忍者界最火的流派，‘天涯蓝药师’走后，这个流派迅速遭到东国忍者界的一致排斥，认为这不是正宗的东国忍术，是异类，谁修炼谁就是欺宗灭祖，是东国忍术界的叛徒。在当时，基本上砸了蓝药师弟子的饭碗，后来这些人更是遭到伊贺和甲贺十二大忍术流派联手绞杀，只逃出了四大弟子。从此后，这四大弟子，在各地秘密传授本门功夫，与忍者界保持着若即若离互相学习利用又各有所忌的微妙关系，此派门人，也不再身着黑衣，为了纪念蓝药师，便着深蓝服饰，这就是蓝衣流。”

齐哥道：“老师，这个流派是怎么成为了最原汁原味的忍术呢？”

蔡教授道：“说来好笑，正所谓福祸相倚。东国政治改革后，传统的武士地位一落千丈，包括忍者在内也受到了波及。个别对政府不满者，雇佣忍者刺杀当时东国首相，虽未成功，但震动了当时的东国朝野。国王大发雷霆，下令取缔了忍者这个行业，附带着不允许修炼忍术，否则以危害国家安全论处。经过这场浩劫，东国忍术实质上已经失传，所以我才讲现在的忍者村，完全是为了发展旅游业，骗外行米元的。但蓝衣流却因为长期被东国忍者界排斥，不被忍术界承认而幸免遇难，居然比较好地传承了下来。后来，东国政府改变想法，想重新捡起传统的宝藏，却发现忍术基本已经失传，只剩下蓝衣流的几个人还在沿袭了几百年前的训练方式，东国政府十分开心，称之为最后的忍者。这个门派弟子人数很少，几乎都被内阁调查会聘任。”

我问道：“什么是内阁调查会？”

蔡教授道：“东国最高情报组织，他们的FBI。”

李鹰道：“看来玉宇凡尘的秦爷说得没错，这次花会错综复杂啊。”

我对齐哥道：“齐哥，牛仔受伤了，还要两天出院。这两天你陪着我怎样？”

李鹰很复杂地看了我一眼，齐哥老江湖了，闻言一愣，什么都没问，就满口答应了。

无论如何，队伍总算建立起来了，七个美女，六个教练，十三人加上老板卫哥，阵容不可谓不强大。我做出了初步的分工：我将根据比赛规则，尽可能地合理安排东城方面的阵容，小五、西蒙负责训练，六指负责服装搭配和外交，果冻负责化妆。至于外去签证、后勤等卫哥派了他的一个很稳重的司机一手操办。李鹰，他的身份是高级顾问，对训练负总责。顾问顾问只顾问，负总责的意思就是训练不要他管，输了他负责。我还在想辙怎么弄走他，只是李鹰毕竟在屋丽根深蒂固，尤其是毛老板对他信任有加，暂时还找不到什么好的办法。

我在等一个机会，等李鹰一个犯错的机会。我深信，只要是人就会犯错，尤其是一个充满事业心又被架空的男人。

名不正而言不顺，东城队既然组建了，就应该有一个名字，这活自然落在了我的肩膀上。屋丽队肯定不行，东城队又显得太空洞，而且一看就是一个城市的联盟，而我们的主要对手名屋大酒店号称只是一个酒店，这样我方胜之不武，败之更羞。本来我想起个“波大精深”队，还颇得意了一阵子，“波大精深”这四个字较全面地概括了东城优秀男女的基本素质，但又觉得这名字太俗气，而且波大还好证明，精深怎么证明？又准备取“深度诱惑”队，总觉过于直接，缺了点含蓄美。“花王”队？“七女下天山”队？“龙之凤”队……全东城的酒店都知道屋丽请了个秀才，如果取个太庸俗的名字，难免会议论纷纷，影响我的面子和威望。

辗转反侧了半天，终于做出了一个抉择，就叫“焚”队，这队名简单明了，又有励志作用。更重要的是基本没人认识，因此也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我去街上很快就做好了一面刻着焚队字样的旗子，往队伍中间一放，所有人兴致勃勃地望着大旗，然后笑容枯竭，半天没有了言语，我问道：“好吗？”

几个囡囡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又很落寞地走开，小五很用力地点了点头，果冻皱眉道：“好是好啊，真好，就是不认识。”有一个人先承认了，事情就好办很多了，几乎所有沉默的囡囡齐声笑道：“不认识。”

我心里大为高兴，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就对了，刚才你们的表情弄得我以为大学又扩招了呢！我道：“这是一个银字，读银子的银，和赢得胜利的赢读起来也差不多。大家看看这个字，上面一个开，下面一个火，意思是光明，又表示‘遇强则强，斗志昂扬，热血沸腾，你越厉害我越要找你挑战，坚决要开火之意’，我们就叫焚队，一来表示我们有不惧强手的勇气，二来希望我们都有银子，而且花会能赢。”

所有囡囡都鼓掌起来，基本没有意见地通过了。废话，正常人都认识的字，还提个屁意见啊。

李鹰道：“领导，你太有文化了，焚队，还可以淫荡的淫，解释为淫荡之队，很贴切啊。”老哥，不用这么坦率吧。

有小五在，李鹰很快就发现了自己无事可做的现实。他环顾了一眼，素素、妖精、含香、甜美，加上小五的毒药，他也指挥不动谁。憋屈得跑到一楼大厅喝咖啡。我则忙得团团转，真是三个月不知河东，三个月不知河西啊。

毛老板买了这七个囡囡的全钟，在后勤上基本做到了不用我操心，这些人在一起仅一天的人工花费就接近十万，卫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我才真正感觉到了东城酒店的老板是多么的有钱。

马克思说，百分之百的利润，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只要想到这一点，所有不可思议的事情，什么山嘴组、庆延山庄、黑社会，都变得理所当然。

有官方数据显示，浅水民企投入酒店业近200亿元，投入房地产30亿元，投入工业22亿元，经济整体运行良好。

正在抓紧训练，看见张小盛一脸愤怒地走了上来。

我道：“怎么回事，我派出朝天椒了，连她都没能伺候好你那辛龙的小蛀虫吗？”

张小盛道：“不是她的问题，这个牛主任太不是人了，吃了，喝了，玩了，还收了老子这么多钱，就是不办事，又在说研究研究，好像讹上我了。”

我问道：“那怎么办？”

张小盛怒道：“能怎么办？凉拌。继续送呗，老子的一点家底都快被他掏空了，现在我一看见他，就会觉得自己口味重得不得了，都喜欢上极品熟女了，因为我发现我总想操他奶奶。”

我咳嗽道：“恭喜你又进步了，这个志向，一般狼友都是没有的。”

张小盛还在咬牙切齿，白素素款款走了过来。张小盛迅速变了脸，比川剧还快，一脸温柔道：“素素，今天我是来请你看电影的。《功夫熊猫》。现在来接你。”